

SUIYUE WENXUE CONGSHU

歲月文學叢書

大荒野

——楊利民劇作選



百花文藝出版社

SUIYUE WENXUE

歲月文學叢書

大荒野

——楊利民劇作選



百花文藝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大 荒 野

——杨利民剧作选

杨利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8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3/4 插页2 字数241,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 7-5306-0714-6/I·631

定价: 6.60元

目 录

序	谭需生 (1)
✓朋友, 原谅我	(7)
✓黑色的玫瑰	(77)
✓黑色的石头	(151)
✓大雪地	(219)
大荒野	(313)

序

谭霈生

这本集子是一位青年剧作家辛勤劳作的结晶。这里选收的几个剧本，有的曾获省级的优秀剧作奖，有的曾获得国家级的奖励。这位剧作家在1988年被评选为新时期十佳剧作家之一。他就是杨利民。对这本集子中选收的个别作品，你可能喜欢，也可能并不赞赏，但是，只要你认真读完它们，就可以发现一位青年剧作家在新时期所经历的探索之路。或许，你还可以沿着他迈进的足迹，追寻到中国新时期戏剧创作一种风格类型发展的轨迹。

我与杨利民既有师生之谊，又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我为即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剧作集写篇短序。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我拿起笔、面对稿纸的时候，我们交往中的很多往事，又在眼前浮现。但我又不能只叙友情，不谈剧本。要对剧本进行分析和评价，却又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作品并不需要注解，只要读下去，就会获得明晰的印象。每位读者都会对它们作出评价。或许，我在这篇短序中应该做的，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理出一条线路，以帮助读者获得一个总体的印象。

我结识杨利民始于1974年，当时，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编剧

进修班的学员，我是这个班的指导教师之一。在同班20多名学员中，他并不显得出类拔萃，只是以一股如饥似渴的求学劲头和执拗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尚被限定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范围之内，教师只能在这法定的框子里塞进一点“私货”。利民对教学内容极不满足：一方面在世界名剧的宝库中汲取营养，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会上经常提出一些“怪”问题，逼使教师不能不讲真东西。编剧进修班结业之后，他回到哺育他成长的大庆石油基地，就像荒原上的一台“磕头机”，默默地从黑色土地的深层汲取矿藏，不断奉献出自己的作品。他写过诗，发表过小说，但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主要目标，却是在话剧创作领域里显身手。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鼓舞下，他开始向戏剧创作的顶峰攀登。如果说，艺术创作乃是无穷尽的探索，那么，他的探索之路竟是那么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步履蹒跚。直到今天，他距离自己所追求的戏剧创作的顶峰还有一大段距离，或许刚刚攀到高山的半腰。可是他毕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着，而每走一步，眼睛都盯着那个目标。

1982年以前，他与人合写的《严峻的考验》虽然在省里获奖，而且，相继有《命运》、《在这个家庭里》等新作问世，然而，它们还只是孩童学步时留下的影像，而所学的也还是50~60年代剧作通常的创作方法，被时代潮流激发起的激情并未能帮助他摆脱概念化的倾向。1982年，他在《呼唤》中试图通过主人公孟华的一次不正常的婚姻经历展现有时代特色的情感内容。这部作品虽不那么深刻，但却表明作者已确立起把人推向舞台中心的创作意图。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意图，不仅要求创作主体对当代人的灵魂要有很强的透视力，而且，还需要

赋予这一对象以独特、完美的形式。看起来，利民在写《呼唤》时，在这两方面都还显得稚弱。1983年，他创作的《黑色的玫瑰》由大庆话剧团演出之后，又晋京演出，并受到戏剧界的好评。这出戏表明作家创作意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力图塑造好主人公黑燕的形象，一方面又被“坚持改革”与“阻碍改革”这一社会矛盾的现实意义所吸引，把主人公置于由这种社会矛盾现象所构成的一般性冲突之中，因而使她的心理空间变得过于狭窄。尽管如此，这出戏依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为人物增添了活力，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同题材的众多剧目中，它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对于一个身处边疆城市的青年剧作家说来，他的作品能调来首都演出并受到赞扬，应该满意了。可是，利民在参加为该剧演出组织的座谈会上，却格外重视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因为他本来就在寻找突破自己的出路。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内，他只是与别人合写了两个剧本，更多的时间，是躲进东北大荒原的深处去撒网、垂钓。他是在宁静的环境中沉淀自己的体验？还是面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大荒原聆听时代的呼唤，从中获取灵感？不管怎么说，一部新的剧作已经孕育成熟了。

1986年夏天，我到黑龙江讲学，省戏工室的朋友们向我推荐一部新作，它就是利民刚刚完成的《黑色的石头》。他们认为，这是近几年间出现的佳作之一，是利民创作道路上一次大的突破。我相信他们的眼力，便找到剧本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剧作既没有曲折紧张的情节，也没有正面展开的激烈的冲突，甚至也没有当时流行的各种新的表现手法，剧作家似乎只是从石油基地的日常生活中撷取了几个片断，并按照生活的自然形态构成了两幕戏。然而，我却深深地被它吸引了，打动了。它

虽然没有深奥的哲理说教，却以形象所蕴涵的内在意义引发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考；它虽然缺少情节，冲突的外在力度，主人公们内在生命运动的自然流淌却迸发出一股股情感的热浪；就像从工人集体宿舍中撷取的普通生活的几个片断，以结构的内在统一性显得自然、和谐。读完这部剧作，我似乎明白了：利民在这两三年间的沉寂，在其创作道路上意味着什么。这部剧作曾两次晋京演出，专家们齐声赞誉，荣获国家级奖励，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为它编辑出版了研究性的专辑，这部《黑色的石头》，竟成为利民的成名之作。从此，他已经进入新的起跑线。当时，在同辈剧作家中，已经站在这条新的起跑线上的至少有六、七人之多。因此，我为他祝福，同时，也为他忧虑。从这里开始的新的冲刺，乃是创作主体内的能力的较量，而利民能够在这场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吗？

值得庆幸的是，专家们的赞扬，那些对青年剧作家颇有吸引力的奖励，并没有变成利民的包袱，而是转化为继续奋进的动力。他意识到自己内存能力的不足，于是，他又停笔求学，第二次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过程中，他经受了意志和毅力的考验。首先是外语关。在入学时，日语只考了十几分，而十年后，他竟然顺利地通过了过关考试。之后，他又钻进了美学和世界名剧的海洋，像着了迷似地一部接着一部地“啃”起来。美学品位的提高，审美鉴赏力的熔炼，使他调整了毕业追求的目标。在学习期间，他又写出了一部新作，这就是《大雪地》。如果说，《黑色的石头》是凭藉群像合成的内在意义传达了时代生活的底蕴，那么，在《大雪地》中，他却把艺术的目标转向塑造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试图通过主人公黄子牛的形象，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

本质方面，力求使这一形象涵蕴更大的历史生活的容量。这部作品写得艰难，改得更苦。该剧由著名导演艺术家徐晓钟执导，参加演出的则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大庆班的青年学员。演出之后，来自学院内外的评价有褒有贬，两者都集中于黄子牛形象的塑造。但这部剧作毕竟是利民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次有价值的探索。对于一位青年剧作家说来，进行一次艰难的探索之后，新的艺术实现所带来的幸福感，往往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遗憾。《大雪地》的创作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通过三年学习补充的能源，要融化为创作主体的内在能力，而且要凭藉它深化审美体验的库藏，还需要时间老人的催化。

1990年7月，利民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回到大庆石油基地。半年之后，我又读了他的新作《大荒野》——“春夏秋冬的抒情”。他又把我们带到北方最遥远的大荒原的深处，可是，在这里，那种标志着具体年代的政治运动的背景隐去了，剩下的只是永恒性的自然季节的变换；那种喧闹的劳动生活和群体的心灵躁动也消失了，仅有的只是两位孤独的老人和一条会说话的狗，在宁静的氛围中彼此艰难地启开心扉。与过去的作品相比较，《大荒野》似乎太平淡了些，可是，只要你读完它，就会从中获得对人生的凝重的体味！在那平静的、缺少外在运动的生活场景的转换中，又会感受到剧作家变得更为内向的激情……

《大荒野》还没有来得及搬上舞台。对利民来说，它当然并非是创作的终点。他虽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创作路程，更艰难的探索还在前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已经从北方的大荒原迈进了首都，在中国新时期的戏剧创作队伍中冲到了前列。这一段路程并不那么平坦。不过，与其他同辈剧作家相比较，利

民是幸福的。在过去，黑龙江省文化厅和大庆市文化局的领导曾热情地扶植他、支持他。黑龙江省那个具有竞争意识的戏剧创作群体不断地鞭策着他。在处境艰难的中国当代剧坛，这种支持和鞭策，对一个青年剧作家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他已经取得的成就，却主要凭藉自己的进取精神和不断增长的内在能力。那么，他凭藉这种主观优势究竟能飞得多高、多远？让我为他祝福！

我热切期待看到他的第二部、第三部剧作集出版，它们的水准应该大大地超越这第一部！中国戏剧的未来在呼唤他！同辈剧作家齐心渴望的峰顶在等待着他！

1991年2月8日夜

于中央戏剧学院

• 六场话剧 •

朋友，原谅我……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总想着带走些什么，而应该想着留下些什么。

——一位诗人的话

时 间 现代。

地 点 一个靠近沿海的油田城市。

人 物 表

孟 华 某钻井勘探队钻工，二十六岁。

孟 新 孟华的哥哥，司钻班长，三十三岁。

孟 母 孟华之母，五十四岁，家属。

丘 芳 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二十五岁。

陶 浩 某钻探公司的秘书，三十八岁。

吴 林 某钻探公司副总经理，五十八岁。

吴明薇 吴林的女儿，三十二岁。

朱玉乔 吴林的妻子，五十五岁。

方 琦 某钻井勘探队钻工，三十三岁。

电视台记者甲、乙、丙，安全科调查人甲、乙。



第一 场

〔早春，下午。

〔海滨职工住宅区。孟华家。

〔这是一座普通的工人住房。舞台正中有一通向室外的门，门两旁各有一扇窗子。舞台右侧是通往内间的过道。左侧墙上挂着地质勘探路线图，图下立着书架、写字桌，桌上摆着自制小台灯，零乱的图纸等。这是孟新经常活动的小小领地。舞台右侧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吉他，墙下是一张单人床，床头柜上散乱地放着外国画报，抽空了的烟盒等。这是孟华生活的小天地。通往内间的墙角处放着一个陈旧的五斗橱，上面端端正正地摆着孟华父亲的遗像。

〔幕启 孟华用画报盖着脸在睡觉。孟母在一边洗衣服。随着大幕拉开，灯光渐暗，一束光投射到熟睡的孟华身上。幻觉中的音乐和喧嚣的庆贺声骤起，疯狂的爵士乐，雷动的掌声过后，是一个权威人士的宣讲。

画外音：孟华博士以他超凡的才华，卓越的见解，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使他的祖国从贫穷变为富强，从而荣获这一届诺贝尔科学奖金！……掌声，呼

喊声象风暴一般。

〔孟母拧衣服，擦汗水。〕

孟 母 孟华，去挑点水。孟华！

孟 华 （猛然惊醒）啊？

〔音响效果戛然而止。〕

孟 华 （呆滞地）金子……这是……

孟 母 真是白日作梦！快去挑点水，我要投衣服。

〔孟华又懒散地倒在床上，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烟，可是烟盒早已空空。他坐起来，发现桌上有半截烟蒂，便顺手撕一页日历作烟纸，卷了起来。他又陷入了沉思……〕

孟 母 负了一点伤，出了一点血，你就在家里泡了三个月！队上的同志给你送来的罐头、奶粉，你吃着喝着，脸就不发烧？

孟 华 （望着父亲的遗像，吐着烟雾）……

孟 母 你明天赶紧回钻井队去……

孟 华 （闭上眼睛）……

孟 母 你爸爸当了大半辈子钻工，临死的时候也没松开刹把，可你……

孟 华 爸爸……（猛地摔掉烟蒂）不！我要走我的路，我要改变社会对我的分工，我要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

孟 母 你发疯了！你小子就不象你哥哥，一辈子也没点骨气。

〔孟华伸手去拿吉他，把铝盔碰落在地，孟华把铝盔踢到一边。〕

孟 华 陶秘书来了吗？

孟 母 陶秘书……别胡思乱想了，咱们是工人家庭，实实在在的，干点实事儿。

孟 华 （不耐烦地）哎呀，妈，你没听人家说？

孟 母 说什么？

孟 华 （随手将一件衣服丢在盆里）好女不嫁钻井郎，一年四季守空房……

孟 母 得啦，那都是旧话。现在领导上不是正为这些想办法嘛！你看人家丘芳那么喜欢你，又勤快又贤慧就不是好女？

孟 华 没有城市户口，又没有门子，现在还在乡下呢！

孟 母 乡下咋啦？只要人好，没户口也要！

孟 华 你就不怕连累人家！妈，我哥哥比我强吧？就因为当钻工，不得不在乡下给我找了个嫂子，可怜哪……到现在还唱天河配！

孟 母 （气极地）你……你要是跟人家丘芳吹，我就不要你这儿子！（停了一下）听说钻探公司新复职的老经理，首先要解决钻工家属落户问题。

孟 华 这些我听够了。

〔孟新满头大汗地扛着个大钻头从外面闯进来，他顾不得与家里人打招呼，蹲在地上琢磨起试验失败的原因。孟华一见哥哥回来，马上抓起床头的拐杖装瘸欲走。

孟 新 你别走！

孟 华 哥哥，我……

孟 新 （把拐杖夺下，扔到一边，轻轻地踢了孟华一脚）我上医院了解过了，你要是再唬你这个实心眼儿的哥

哥，我就揍你！

孟 华 伤是好了，可里边疼。哥，我不想在井队干了，你这个大班长，给开个方便吧！

孟 新 （风趣地）我早在领导面前美言了。我说：孟华这小子钻井技术有一套，还有点小聪明，放谁走，也不能放他。我够意思吧……

孟 华 （气极地）你……

孟 新 来来来，帮我研究研究这个钻头。

孟 华 没那份心思。

孟 新 想丘芳了吧？别急，她给井队打了电话，说今天来看你。

孟 华 你也不知愁得慌，我嫂子在乡下，你也不托托门子，送点礼，赶快把她的户口弄来？

孟 新 领导都给咱们往上报了。……

孟 华 你呀，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孟 新 瞧你说的，当不住这回就成了哩！（拽孟华）过来，帮我琢磨琢磨失败的原因。

〔孟华无奈走到钻头旁。

〔吴林在窗外遇孟母。

吴 林 请问，有个叫孟新的住这儿吗？

孟 母 住这儿，您请进。

〔吴林轻轻地推开门，默默地望着正在苦心钻研的孟新与孟华，心里感到十分快慰。

孟 新 （猛然发现）哎哟！老同志，您找谁？

吴 林 就找你们哪！听说孟新同志在搞钻头革新，想要解决打深井的硬夹层问题，跟我想一块了，我特地来拜

访。

孟 新 不敢，不敢。那您……

吴 林 （看草图）十几年前，我也钻研过这个课题，查阅了一些国内外的资料，刚刚搞出点眉目，可是一阵风把所有的资料都给吹跑了，失踪了……

孟 新 这太可惜了……

吴 林 是啊，要是那些资料还在，把它送给你，也许能有点用哩……

孟 华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孟 新 （似刚想起）对了，老同志，您是干嘛的？

吴 林 我？（笑）我是公司里管总务的，总务，知道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尽管找我……

孟 新 （疑惑地）总务？……我现在倒不缺东西，只是这个伞型牙轮的模数公式……

〔吴林戴上老花镜，掏出电子计算器，熟练地计算出来。

孟 新 （羡慕地）这玩艺真不错！

吴 林 你用吧。

孟 新 借给我了？

吴 林 发给你了。

孟 新 （惊喜地）这个……能行吗？

吴 林 我可是告诉你了，我管总务嘛。

孟 新 那可太谢谢你了……你请坐……

吴 林 孟新，你爱人在什么单位？

孟 新 噢，她，她在乡下，领着孩子，户口已经上报了！

孟 华 唉！钻井工人一声吼，娶个老婆没户口。钻井工人力